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賜進士及第高第者都察院都察院湖北湖南等處巡按使兼提舉學政等官

宋紀五十五

起開建敷祥十一月盡廣蒙協治十二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至和元年

遼重熙二十三年

十一月辛酉以同知太常禮院吳

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鞠眞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

常須爲印狀列署眾銜或非時中旨訪問不暇徧白禮

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溫成皇

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最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
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
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無得輒以印狀申
發仍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應如它廟用
樂舞否禮直官李直以事出洙洙卽填印狀奏云當用
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卽牒送直於開封府使案其
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
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直於禮院禮院吏相率逃去
殿中侍御史趙抃奏蔡襄不案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
執政以爲克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葬所訴於

內臣云欲送開封府案罪者充與真卿也明日詔禮直
官贖銅八斤充真卿俱補外并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
等無罪不當降黜不報 甲子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溫
成皇后樂章肄於太常 乙丑太常丞同修起居注馮
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官言吳充鞠真卿不當補外
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出京知濠州帝曰
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不當奪職不報

準布

舊作阻
卜今改

部長貢於遼

丙寅徙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許元知揚州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
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

臣所知在眞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
要族立權巨艦與之卽小官俾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
人以是憤怨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 己巳秦鳳經

略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舉工初築城費百萬緡其
後畱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壬申遼主率羣臣上太

后尊號曰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貞純懿和寬厚崇

覺儀天皇太后大赦內外官進秩有差先是太后生辰

詳袞

舊作詳
穆今改

耶律陳嘉努

舊作陳家
奴今改

進詩獻馴鹿太后

嘉獎賜珠二琲雜采二百段 辛巳詔宰相劉沆子太

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溫成皇后既葬賜后

閣中金器數百兩抗力辭而爲瑾請之 壬午以入內
押班石全彬爲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
曰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
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臣不敢輒撰誥詞從之
後三月全彬卒爲入內副都知 癸未遼錄囚甲申遼
羣臣上遼主尊號曰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聖
神仁孝皇帝后蕭氏曰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
皇后 丙戌詔宗正寺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今雖及八
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吳
充出外馮京落職將謂其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

不可是以觸忤聖意及延和殿奏事面奏宜詔充乃是
盡職京意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
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今陛下寬大如此
不知中書何故須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克馮京
謫官面蒙宣諭本末臣卽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
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
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
言五日之內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
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
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

十二月丙申遼主如中會川 庚子翰林學士王洙
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繪圖 知并州韓琦以
疾奏乞太醫齊士明翰林醫官言士明當診御脈不可
遣帝立命內侍押士明往視之 丙午詔司天監天文
算術官毋得出入臣僚家 丁未殿中丞直祕閣司馬
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祕閣 己酉如京使果州團練使
入內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惟吉任
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溫成治喪皇儀殿宰相既
導諛惟吉爭不能得至頓首泣下 殿中侍御史趙抃
言宰相陳執中家捶撻女奴迎兒致死一云執中親行

杖楚以致斃賂一云嬖妾阿張酷虐毆殺臣謂二者有
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
遣豈宜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爲阿張所
殺自當禽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公爲之庇夫正家而
天下定執中家不克正陛下倚以望天下之治定是猶
卻行而求前也執中亦自請置獄已而有詔罷獄臺官
皆謂不可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以爲言述執中去位言
者乃止 丙辰睦州防禦使宗諱上所撰太平盤維錄
降敕褒諭 帝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
述上書請遴選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

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言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爲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帝終不以爲罪述小谿人也

後異李燾曰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卽以五年

上傳云皇祐中談也

融州大邱洞蠻楊光朝內附

二年

遼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後爲清寧元年

春正月癸亥遼主如混同江

戊辰邕州言蘇茂州蠻內寇詔廣西發兵討之 辛

未幸奉先資福禪院謁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謂帝特

行此禮因欲致奠溫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祖宗山陵今若以溫成故特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爲大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諫帝從之不復至溫成陵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病劇乘輿將往視之卽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已而奉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悞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壻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爲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

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亟移兵屯
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
擾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
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兵與
智高爲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
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
悉歸所調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
三夕不閉人心稍定已而得邛部川譯人始爲此謀者
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蜀人遂安 二
月壬辰以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爲衛尉寺丞知并州韓

琦言固嘗造車陳法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爲前
後二拒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陳以折奔衝二則下
營以爲寨腳今令固自齎車式詣闕進呈旣試用之而
有是命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
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
而獄吏雖暫廢它日復得敘官可不重其罰邪癸巳詔
仲約特勒停會赦不許敘用 遼主如長春河 給事
中崔嶧受詔案治陳執中縱嬖妾殺婢事嶧以爲執中
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嬖妾殺之頗左右執中甲午授
嶧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

嘗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
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徇懷任情家聲狼籍八事伏
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虛至今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
二明白條陳卽是負陛下耳目激察之任又得憲臺鯨
寡失職之罪臣不忍爲也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
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敗壞國體又翰林
學士素有定制執中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
疏宜罷免者一也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如劉湜自
江寧府移知廣州煙瘴之地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傅
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近便之任乃轉龍圖閣直學士

又吳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充真卿竝降軍壘此執中繆戾空罷免者二也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執中樹恩私黨如崔暉非次除給事中知鄭州既罷而給事中不奪故暉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空罷免者三也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祐劉希容之徒所預坐者元李寧程惟象之輩且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爲此執中頗僻空罷免者四也邵必知常州日誥誤決人徒刑

既白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執中素惡必乃罷必開
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有汀州石民英
勘入使臣犯賊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
虛枉卻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
重而斲罪反輕邵必所犯輕而斲罪反重此執中舞法
宐罷免者五也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既得罪
出知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將及我之語馮京
疏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充等尋押發出
門又落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此執中
嫉賢宐罷免者六也女奴迎兒才十三歲既累行箠撻

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縛手腕絕其飲食遂致
斃臨又海棠者因阿張決打逼脅既而自縊又女使一
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
前後幽冤聞固不少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執中
帷簿醜穢門閭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而又身貴室
富藏錙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豪賑
卹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願陛下爲社稷生靈計
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尋有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吳
克鞠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修注有關吳
中復候臺官有關竝牽復 甲辰趙抃言臣近累次彈

奏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公議立法則天下幸甚先是知諫院范鎮言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竊謂爲不然執中再入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自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

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舍大責細臣恐雖還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還大臣不以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卹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至是鎮又言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臣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杖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維就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有司亦可結案須執中證辨乃是爲一婢子令宰相下獄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

初朝廷爲禮直官逐禮官而臣再奏論列及爲一婢子
因辱宰相而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眾議未
定時辨理執中至執中勢去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
也乞以臣章下御史臺榻於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
臣雖就死無所憾也 乙巳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
知河陽富弼爲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
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
帥河東避寇鈔爲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
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
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爲明鎬阻撓不得行及琦

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
畱以資敵後且皆爲敵有矣遂奏代州寧化軍空如尙
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
去卽詔弼議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陳執中外雖彊項內實衰
邪又歷數其過惡十餘事帝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
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
讀學士知徐州辭日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
爲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辛
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

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蓋欲杜請託僥倖
之路也因陳三弊一曰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二曰近臣
陳勾親屬之弊三曰敘勞干進之弊願詔中書樞密凡
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眾頗不悅未幾
復故 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乙卯流內銓引
對前雍邱縣主簿陳琪改京官帝謂判銓賈黯曰琪雖
無它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琪乃龐
籍女婿今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
爾邪且與幕職官知縣琪鹽鐵副使洎之子也 知諫
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

七人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有材勇智慮可責以辦治乞令久任從之 三月癸亥遼主以皇太弟重元生日曲赦行在及長春鎮北二州徒以下罪丁卯詔修起居注自今每御選英閣立於講讀官之次初賈黯請左右史入閣記事帝賜坐於御榻西南至是修起居注石揚休言恐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因令立侍焉 丙子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案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宗聖在晉

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竝封以
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
以其後爲文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
美號乃下兩制定議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翰林學
士羣牧司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頗高乞
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試不赴詔特授集賢校理
安石又固辭不拜 癸未以權知開封府蔡襄爲樞密
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帝尤愛之御
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敕襄書溫成皇后父清
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丙戌邇英閣王

洙講周官典瑞含玉帝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
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刑院張揆言知魏州周日
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帝曰州郡多奏
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
廬舍意亦在民當恕其罪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朝廷
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
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
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往年河決商胡執政之臣不
審計慮遠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
百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虛費民財爲國斂怨今

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
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
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
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
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眾興大
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
凶年人戶流亾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而物力
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逾算春粟未
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
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

年議塞滑州決河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閒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繇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同注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

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是月
以旱除畿內民逋租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
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
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
爲嗣者早決之羣情旣安則災異可塞矣 夏四月丙
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
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宰
臣陳執中初爲御史所劾卽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
入中書視事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
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

剝尤甚至有媼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爲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絳襄

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要著淮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遂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乙卯詔三司出米京城諸門裁其價以濟流民 知諫院范鎮言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愔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

不可勝計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培克暴虐此民所以怨干天地之和而水旱作也臣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臣下亦屢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悞焉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外議謂陛下不卽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今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不知陛下以臣言爲是邪爲非邪執中之罪爲有邪爲無邪陛下若以執中爲非

卽乞罷免相位以從公議若以臣言爲非亦乞竄臣遠方以誠後來不報 五月己未錄囚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竝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議者皆以爲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 戊寅詔曰朕祇紹駿謨厲精庶政吁惟近歲荐至煩言以爲參顧問者閒怵於私尸言職者或失於當莅官無匪懈之恪專銳謬恩薦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爰申戒告以厲浚明苟迷修省之方浸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朴茂之人用

後世取士以辭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列弊事申
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乞正陳執
中之罪以塞中外公議不報於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
侍御史毋湜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閤門
以違近制不許壬午詔抃等輸日入對知諫院范鎮言
御史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
行則行其不可亦當明諭其故使知自省今拒其請非
所以開言路也旋命孫抃郭申錫趙抃以次入對皆以
罷執中爲請 是月遼主駐南崖 六月己丑以翰林
學士歐陽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賈黯知

荆南皆從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伏見宰臣陳執中自
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
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而
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此
由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
陛下不悟以爲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
之故宰相雖有大惡而屈意以容之彼雖皇恐求去而
屈意以畱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亾道路皆不暇
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它直欲拒言事者耳夫言事
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

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狃愼之執中而甘心焉
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
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
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希合上意將曰執
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遂不可使小臣動搖甚則誣言事
者欲逐執中而引用它人陛下樂聞斯言不復察其邪
佞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
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
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
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
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臣能忘其
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不學
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
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做下懷戾之臣也陛
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
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
疑惑耳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
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願陛

下廓然同心釋去疑慮法成湯改過之思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罷其政事別用賢才以康時務則天下幸甚已而修及黜皆補外殿中侍御史趙抃言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此皆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秦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它蓋不能曲奉權要日虞中傷皆欲效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萬一有緩急事陛下何從而詢訪何從而質正也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職

留爲羽翼以自輔助知制誥劉敞亦以爲言修黯遂復留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爲鎮海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旣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
之遂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於
是執中卒罷抃尋改翰林學士承旨始御史因執中般
婢事欲擊去之帝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
爲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
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旣罷帝
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爲讒慝
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

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 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癸卯以龍圖閣直學士張昇權御史中丞帝嘗諭執政以昇清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入相歐陽修復爲翰林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云 甲辰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郟州龐籍爲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
并州籍過京師入對帝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
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
甚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
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
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
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
有所利焉若弼以陛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
若一以公議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毀矣陛下所

空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
任之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
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帝曰卿言
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阿儂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

以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爲戶部侍郎知邕州蕭注
爲引進副使畱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
久與中國絕林箐險澁界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

通智高亦自爲大理所殺函其首至京師

攷異李燾曰大理國函智

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 儂智高死於大理 秋七月癸亥翰林學士歐陽修請

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

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蓋有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蒨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卒辭之師道長洲人 戊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察姦險而致治至於

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於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邪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之而諫官或誣奏有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

帥致異李燕曰育正傳云為諫官劉元瑜誣奏案元瑜此時實知潭州必非元瑜也今沒其姓名當徐攷之

又蘇軾嘗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卽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西京番臺鞏父素爲羣言此案育自陝州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醉拊御牀仁宗愕然因不復相育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瑞誣奏也然育爲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番臺嘉祐元年五月乃自延州徙河中二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

鞏所云差誤

己巳罷三司市御箭翎初三司言御

箭翎皆以兩末黑中白羽爲之今監銅市人求之不可得帝曰箭之傅黑白羽但取其文采耳然不若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近者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減罷尋準敕差臣與三司相度減定續具奏聞今又聞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

伏見近年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但欲廣
耗國財務爲己利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
棟宇堅固未必損動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損一十
三柱廣張工料以圖酬獎恩澤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
清昭應洞眞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
兩寺塔殿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侈爲陛下
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與其廣興土木以事
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
修者宜速停 壬午遼主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有疾
八月丁亥病甚召皇子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

戊子大赦縱五坊鷹鶴焚釣魚之具己丑遼主殂年四

十諡爲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攷興宗之年東都事略作四十三李壽

長編作四十一興宗之諡契丹國志及興宗初立受制

事略長編並作文成皇帝今俱從遼史

於生母欽哀太后致嫡母無罪被弑論者譏其虧王者

之孝其後遷欽哀而復迎奉頗盡孝養而欽哀以不得

干預朝政意常不懌臨興宗之喪無戚容見皇后悲泣

如禮乃曰汝年尚幼何悲痛乃爾其復戾如此興宗多

酒失然能感富弼之言罷南伐之師用兵西夏旋許乞

盟邊鄙不聳遼人安之皇子燕趙國王洪基奉遺詔卽

位柩前哀慟不聽政羣臣上表固請許之遼主詔曰朕

以非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羣下有未信
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
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為愆卿等其體
朕意 庚寅詔流內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
者自今並與權注初等幕職官仍著為令 壬辰遼以
皇太弟重元為皇太叔免漢拜不名 癸巳知諫院范
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
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
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間也猾胥姦盜
倚為過惡指以待免况再赦至三赦乎今防秋備塞之

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
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罷
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力得以寬 甲午遼
遣皇太叔重元安撫南京軍民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
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
得失而殿最之今陛下雖喜聞諫諍然攷其施行其實
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據今御史諫官具員
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仍以尚書省所置簿具言
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官言事簿令以時檢
句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戊戌遼主以遺詔命西北

路詔討使西平郡王蕭阿喇爲北府宰相仍權知南院
樞密使事北府宰相蕭虛烈爲武定軍節度使辛丑改
元清寧大赦 王子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
法而宗姓不預吏事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
族示愛教忠厚也朕尚念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
者老久次者其令中書樞密院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
後及十年咸與進官近緣特恩改轉者須更十年 乙
卯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高若訥率車駕臨奠贈右僕
射謚文莊 九月戊午遊告戶仗至帝爲發哀成服於
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卽位 遼主詔所幸

園場外毋禁庚申詔除護衛士餘不得佩刀入宮非動
威後及承應諸執事人不得冠巾 癸亥詔學士舍人

院自今召試未有科名人復試三題 乙丑遼賜內外

臣僚齋賞有差庚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丙子尊皇

后爲皇太后宴敢塗殿以上京畱守宿國王陳畱爲南

京畱守 冬十月丁亥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安

節從之以吳王耶律仁先同知南京畱守事 己丑詔

京畿毋領輔郡罷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 乙未出內

藏庫錢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 丙申以主客員外郎

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裏行 戊戌監修南京鴻慶宮

內臣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帝曰建宮觀所以
爲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爲邪其遇本命道場日止令設
板位祠之 己亥以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
爲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昇等言希孟自入臺以來論
事私邪動多迎合前年內臣王守忠請節度使俸給諫
官韓絳力言不可希孟輒上言稱恩命已行只乞後不
得爲例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定百官行馬
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對君失儀尚蒙矜恕豈爲
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旣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
臣風旨不付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爲過犯此

皆姦邪迹狀明白後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面責希孟
不逾兩月除開封府判官中外咸謂公明今卻自府判
復除言事臺官伏乞別與一差遣壬寅改希孟爲祠部
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 癸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

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
明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

攷異李燾曰御史臺記云蒨欲結交富弼上言乞舉

班迎故事例議晒之又帝執政意上言乞兩府私第不許接見賓客蒨性諂諛所言大抵類此案實錄十月癸卯所書則蒨乃乞開兩府私第見客之禁與御史臺記不同恐馮潔亦私有好惡也今不取此雖云從蒨所請然蒨黯明年自知制誥出知許州猶以客禁爲言則蒨所請初亦未從也

乙巳禮部貢院

上剛定貢舉條制十二卷 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

歐陽修言自武宗以下竝無實錄以傳記別說攷王虛
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史臺及鑾和諸
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
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夏卿晉江人 癸丑下溪州蠻彭
仕義入寇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爲刺史者五
世矣至是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長州訴仕義
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
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知長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
爲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之仕義遁入地洞不可得俘
其孥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并州市糴軍儲 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爲被邊十四州悉仰會度支歲費錢五十萬緡得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旣用見錢實價革去三百萬虛估之弊矣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減價以救民乏軍會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會矣於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使糴糧草及催造黃御河綱運公事

已未以向爲之行竝遊見錢和糴法 甲子遊葬興宗

於慶陵名其山曰定興丙寅北府宰相西平郡王蕭阿

喇進封韓王 己巳交趾來告其王李德政卒

政異宋史仁宗

紀載此事於乙卯日今據長編安南告喪實在己巳日但宋初沿唐制授以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初未有安南王之稱長編稱爲安南王則失之不詔贈致矣贈官在癸酉日封日尊在乙亥日今并及之

侍中南越王以其子日尊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

郡王 壬申遼主次懷州有事於太宗穆宗廟甲戌謁

祖陵戊寅冬至有事於太祖景宗興宗廟不受羣臣賀

十二月丙戌遼主詔內外百官秩滿各言一事仍轉

諱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丁亥修六塔河

先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垂子也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復上疏言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

十年之利也。帝不聽。戊子，遼以應聖節上太皇太后壽。宴羣臣，命婦冊妃蕭氏爲皇后，后樞密使惠之女也。進封皇弟和囉曷爲魯國王，阿璉爲陳國王。辛卯，遼詔部署院事有機密，卽奏其投訴，詔書輒受及讀者，並棄市。甲午，遼以樞密副使姚景行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吳湛爲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韓紹文爲上京留守。知制誥劉敞使於遼，素習知山川道徑，遼人道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互，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媿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

如是不敢變也

宋史閣詢傳使契丹遼者王惠導

蕙嶺而迂杵若是豈非誇大爾地廣以相欺邪惠漸不能對與敵傳所載略同敵奉使在至和二年而詢使在嘉祐五年即使詢有此言亦是襲取敵意况蕙嶺在西域與遼之上京遼不相涉蓋傳聞附會之說殊不足信今因敵事而辨正之

丁酉詔武臣有賊濫者毋得轉橫行其立

戰功者許之

戊戌遼主命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

博士助教各一員 庚子遼遣使致興宗遣留物及謝

帛祭 遼以知涿州楊績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

庚戌太白晝見 遼以聖宗在時生辰赦上京囚 壬

子新修醴泉觀成即祥源觀也因火夏其名 是歲遼

主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遷去後高皇帝陵都御史總督北湖廣等處軍務兼提督等聖都尉黃綱

宋紀五十六

起柔兆洪灘正月盡彊圍作盡七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嘉祐元年

送清寧二年

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前

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禱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帝

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或以指扶帝口出涎乃小愈

趣行禮而罷 丙辰遼主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

屬同決罪囚無令瘕死獄中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決于朝故獄訟畱滯自今凡彊盜得實者聽卽決之

戊午宴遼使于紫宸殿宰相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
帝顧曰不樂邪彥博知帝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
宴己未遼使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帝疾作
扶入禁中彥博以上旨諭遼使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
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閣久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
聰等問帝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不敢泄彥博怒
叱之曰上暴疾惟汝曹得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白仍命引至中書
取軍令狀志聰等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

聰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帝自禁中大呼而出宮人扶侍者皆隨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帝既不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欲畱宿禁中而無名辛酉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幄宿于殿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畱宿殿中者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遣近臣禱于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于岳瀆諸祠 壬戌帝疾小閒暫御崇政殿以安眾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見帝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

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
福康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問起居百官
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
罷上元張燈自是帝神思漸清然不能語輔臣奏事大
抵首肯而已 己巳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壬申罷
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于其府知問封府王
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
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欲收捕
治狀彥博曰如此則張皇矣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良謹可保彥博曰

此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眾眾以爲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彥博初欲自判

王堯臣捏其劾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帝疾愈沆諧彥

博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

意乃解

政大蘇頌作孫非行狀云禁門不開幾旬日雖

并率同列謂宰相不宜坐待宰相因非言乃叩關入禁中李燾曰上以元日不安初七日宰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旬日不開誤也東都事略載富弼切責史志聰蓋據范純仁行狀今附載

壬午大雨

雪木冰 遼主如魚兒濼 二月乙酉遼以左伊勒希

巴

舊作夷南畢今改

蕭瑪嚕

舊作謨魯今改

知西南面招討都監事

甲午詔兩制以上問候于內東門餘皆罷之 甲辰帝

疾愈御延和殿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丁

巳詔禮部貢舉 遼以應聖節曲赦百里內囚 辛未

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

是沒 己卯遼主製放鷹賦賜羣臣示委任臣僚之意

先是興宗以耶律伊遜舊作乙為護衛太保伊遜本

人子嘗牧羊自言夢中食月啗日方半而寤頗以自負

比長美風儀外和內狡初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

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興宗亦愛

之遂主卽位以伊遜先朝所任使同知點檢司事常召

使疑議伊遜被委任自此始 閏月癸未朔以樞密副

使王堯臣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程戡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 詔閣門自今前後殿開口視事 辛卯以翰林學士王洙爲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出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知諫院范鎮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爲學士時進不出道資性姦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旣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謚文簡 遼自聖宗時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錢法演地域中開泰中每

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己亥始行東京所鑄錢 乙巳遼南京獄空進畱守以下官 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復決 丙辰召知鄭州曾公亮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公亮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它境至外戶不閉民呼爲曾開門 甲子遼主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 己卯以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恭謝禮 初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於宮中帝及皇后鞠視如子旣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及帝得疾不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

富弼勸早立嗣帝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爲
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
等亦知宗實帝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爲嗣既具藁
未及進而帝疾有瘳其中輟

汝異李燾曰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

以龍川別志爲得實蓋彥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曾具
奏但未及上耳其詔草亦非僞也蓋當日羣臣預爲此
奏可卽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耳今國史及文氏
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
載詔草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
謂韓琦與彥博同爲宰相則誤

知諫院范鎮疏

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
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
心行眞宗故事拔近族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

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較乎 戊戌遼主謁慶陵甲辰有事於興宗廟 丙午以龍圖閣直學士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敵騎嘗乘之安期至卽命大築城方暑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有一言動眾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袤延六里 六月辛亥朔詔雙日不御殿伏終如舊 丁巳遼命宰相舉才能之士戊午遼命有司籍軍

補邊成 己未殿中侍御史趙抃疏曰今上有請見之

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或者以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
係丁寧警戒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而然也願陛
下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
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澆固惟陛下以至
公而裁擇焉 辛酉準布舊作阻
卜今改部長朝於遼貢方物

癸亥中丞張昇等言臣等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
上殿聞已降付中書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
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爲沮遏伏望陛下指揮中書許令
臺諫官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聖聽尋有

詔許中丞上殿 丁卯高麗遣使貢於遼 庚午集賢

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相
本未定則眾心未安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
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今陛下未有皇
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
孝友仁慈者使攝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
倘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
安天下之心帝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
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繼之又與鎮書言此
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願公以死爭之于

是鎮言益力 遼舊制史官得與聞朝議辛未遼主命
罷之俾史官問宰相而後書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
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棧
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
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
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違詔止之日方上不
豫軍民廬舍多覆壓柰何障門以惑眾且使後來者不
入邪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諸路州郡俱奏水災京師
積雨社稷壇壝輒壞其爲災變可謂大矣伏乞陛下問
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謂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

常參官極言得失躬親裁擇以塞天變 乙亥遼南京

蝗蝻爲災

丁丑遼以南院樞密使趙王孔拉

舊作查葛今改

爲上京留守同知南京留守事吳王耶律仁先爲南院

樞密使秦王蕭孝友爲北府宰相遼主親製誥詞褒賜

孝友 己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傳曰

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

天地神祇肅祀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于號令必

順天時然而上天出此變者蓋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

宗廟以承祧爲重故古先帝王卽位之始必有副貳以

重宗廟也陛下卽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

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俟有聖嗣復遣
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決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
深念宗廟之重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爲裁定
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
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帝不豫惟兩府得奏事至是始
引對羣臣 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
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州軍若漂蕩廬舍聽于寺院及
官屋寓止仍遣官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
覆 遼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 丙
戌賜河北路諸州軍因水災而徙它處者米一人五斗

其歷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 文彥博富弼
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兩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
合掌加額于是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
十餘年而儲副未立臣僚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
議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
之甚也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
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伏望擇宗室之
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旣可徐察其賢否亦可俟皇
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三四
年間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武臣掌國機

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

州既以保全之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疏凡再上雷中

不出政異李燾曰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皆雷中所云水災卽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于作

樞密副使後赦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知制

事據江氏雜志云富范蓋誤以文爲范也今改之知制

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爲重社稷必有奉宗

廟必有主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

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

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爲後者頗優

其禮數使不與它宗室等亦何爲而不可殿中侍御史

呂景初亦言商周之盛竝建同姓國朝二宗相繼尹京

是欲本支盛彊有磐石之安而天下有所係望矣願擇
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于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
典郡爲夾輔之勢景初又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狄青
文彥博以青素忠謹外言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
眾心何大臣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己丑出內藏
庫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
察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勤于吏職癰方作猶入對
商權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云 癸卯以武
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
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爲參知政事止舍

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被

水災民麥種 是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

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發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國志與宋史同今從

之 司馬光又上疏請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位不

報 癸丑復知池州包拯爲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

東路轉運使唐介爲戶部員外郎時侍御史裏行吳中

復乞包拯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

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濇請

如中復所奏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

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知諫院范鎮言近日彗出東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

方孛於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陛下
宜與大臣相救警以求消復之術且曰陛下以臣言爲
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爲不然
乞加臣萬死之罪甲寅鎮復與執政書言古之人三諫
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願諸公攜鎮之書言于上
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卽賜鎮歸田或解鎮之職而置
之散外皆諸公之賜鎮又兩上疏言早定大計庚申以
鎮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癸
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
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推其材武青每出入輒

聚觀至壅路不得行帝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
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以保
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言及之及京師大水青避水
徙家于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
熟狀出青判陳州 以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爲樞密
使召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張方平爲三司使自西鄙用
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
匹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萬蜀人僂之始方平主計
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
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畱天下四衝八達

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倉倉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帝前晝漏盡十刻侍御皆跛倚帝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欲施行其後未期年京師有五年之蓄先是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于帝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已登兩府旣不如志因求外

官于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是夕彗星滅。翰林
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帝。
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
曰：小失不足以白上。宿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
才足。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恤乎。遂除詳議官。同列退。
誚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柰何。宿曰：
彼得與。不得不過一詳議官耳。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
不忍絲髮欺君。喪平生節。爲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
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

協然照率尊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于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則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龢鬱而不揚其罇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安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鎮言國家自用新樂日會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甚此者去年十一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

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乞下執政大臣參議且用祖宗舊樂以竣異時別加制作 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戊寅詔招撫彭仕義 是月遼主如秋山后從行至殺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而成遼主大喜出示羣臣次日行獵有虎突出遼主一發殪之謂羣臣曰力能伏虎不媿皇后詩矣 遼魏國王蕭忠卒年七十四后之父也遺命家人薄葬訃聞遼主輟朝三日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自古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其或撝謙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

諱也及唐中葉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
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彊則
茂基壯則安今日公卿至庶人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
大而莫敢進言向以水災親下明詔勸求得失臣安敢
舍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時范鎮亦屢
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庚寅命宰
臣富弼攝事于太廟樞密副使田況于皇后廟程戡于
奉慈廟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丁酉加恩
百官 庚子遼主如中京祭聖宗興宗於會安殿 癸
卯以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

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濇疾言事官因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師道及抃嘗攻沆之短至是抃等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遂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畱抃及師道不報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祿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爲編定官從樞密使韓琦言也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辛未以草澤雙流宋堂爲國子四門助教堂著書頗究時務數爲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言其所著書特錄之 丙子選主如中會川 十一

月辛巳王德用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以判大名府賈昌朝爲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昌朝稟性回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爲其用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天下幸甚 是日范鎮入對垂拱殿鎮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待罪幾百日鬚髮爲白至是泣以請帝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已丑鎮復爲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庚寅錄潭州進士楊謂爲郊社齋郎先是蠻獠數寇邊史館檢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芻

遂以說于元瑜使謂入梅山招諭其酋長四百餘人皆
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千一百戶故朝廷特錄
爲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癸巳以草澤建安黃晞爲大
學助教致仕晞少通經著贅隅書十卷慶厯中聘召不
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戊戌遼

以知左伊勒希巴事耶律囉勒

舊作劃
里今改

爲伊勒希巴以

北院大王耶律仙通

舊作仙
童今改

知黃龍府事都監耶律哈

里齊

舊作合里
只今改

先以使宋失辭免官至是起爲懷化軍

節度使

遼主之爲燕趙國王也興宗以左中丞蕭惟

信資性沈毅篤志好學徙爲燕趙王傅諭之曰燕趙左

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臣之義有不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後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至是復爲樞密副使 甲辰遼羣臣上遼

主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大赦乙巳遼主以皇太叔重元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徙封趙國王扎拉爲

魏國王僕王尼嚕古

舊作涅魯古今改

進封楚國王百官進遷

有差 遼主謂南府宰相杜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防旋率遼主歎悼贈加等官給葬具贈中書令諡元肅 帝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

令司天官二人于大慶殿庭兩府寮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狀白執政彥博召二人詰之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請畱之彥博曰彼何敢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覩詔

書今後雖遇辰牌當誦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
此從之 遼以韓王蕭阿喇舊作阿喇今改爲北院樞密使徒

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諂諛不法阿喇爭之不得遂
告歸遼主由是惡之旋除東京畱守 王子兵部侍郎

平章事劉沆罷爲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
范師道趙抃旣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用
舍進退必由陛下柰何以宰相怒斥之又請與其屬俱
出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鸞俗謂鸞棺者
爲鸞則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
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御史削陛下爪牙將有不測

之憂而昇等亦辨兩不已凡上十七章沈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尋詔沈遇大朝會纔中書班昇爲中丞彈劾無所避帝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託聖主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忠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之感動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爲給事中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知江寧府包拯爲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于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諫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

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時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甲寅遷上太后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慶宗天皇太后 乙卯以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句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愛如其父兄仕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旣爲學官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瑗教人隨材高下衣服容止有度人遇之雖不識皆

知其爲瑗弟子也于是擢爲經筵治太學如故

致異實錄稱瑗

以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案墓表嘉祐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無除天章閣侍講日月今

從長

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密藏

舊作沒藏今改

氏卒初密藏氏通于李守貴又通吃多已守貴憤怒于

是殺吃多已及密藏氏諒祚母族鄂特彭

舊作訛麗今改

乃族

殺守貴係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

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二年

遼清寧三年

春正月庚辰遼主如鴨子河

癸未翰林

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

太學體修痛排抑之擲出器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六

斥或爲祭文投其家然文體自是遂變 丙戌遊置倒

場嶺節度使乙未五國部長貢方物於遼 己亥天章

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善持論著

唐史記每言唐人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

詔其書祕閣 二月己酉梓夔路三里邨夷人寇涪

井監 庚戌遣使錄三京輔郡繫囚 己未遼主如大

魚藻 壬戌太卜太師致仕杜衍卒衍退寓南京凡十

年性不植產第室卑漏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

者十許人烏帽屣梯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上服

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乎王洙渴告歸應天府

有詔撫問及病帝遣中使賜藥挾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薄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澧州羅城洞蠻內寇發兵擊走之 癸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王德用卒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名聞外國雖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 是月雄霸州地震 三月辛巳遼以楚國王尼嚕古爲武定軍節度使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已丑賜諸科及第

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同出身補諸州長史文學

乙未

圭記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今從長編

乙未遼遣林

牙耶律防等來請御容戊戌以御史中丞張昇爲回謝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遼興宗致其畫像及聖宗畫像凡二軸請易眞宗及帝御容旣許之會興宗晏駕遂寢至是遣使再請故命昇等傳命令更持新主畫像來卽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之今不與則傷信矣不從昇等至遼遼主欲先得聖容昇曰昔興宗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爲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遼人不能對 庚子判陳州護國節

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
青爲人謹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
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雖敵卒犯之無一人敢先
後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
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
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旣又服其爲人自以爲莫及也尹
洙以貶死青悉力贖其家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
身詣青以爲青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丙辰遼主清暑永安山
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爲廣南東路轉運使舊

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之 己巳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爲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從中丞張昇言也 辛未通判黃州趙至忠上遊地圖及雜記十卷 癸酉以彭仕義未降遣官安撫湖北 甲戌司天監言據崇天歷己亥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爲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峒蠻儂宗旦聚眾入寇攷異宋史仁宗紀書於是月宗旦已今從長編繫於甲戌日 旦者智高之族也知邕州蕭注欲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以敕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爲宗旦係山溪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可必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

次境上使人招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內爲交趾所仇外爲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于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定以宗旦爲忠武將軍日新爲三班奉職 五月庚辰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開封郭恩與夏人戰于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黃道元府州寧府寨監押劉慶被執死傷數百人亡失器甲馬匹甚眾詔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 癸未賜國子博士寇誼鍔絹五十兩匹誼上其祖準所著文集也 甲申改築祿壇于園丘東南 己亥遼主如慶陵獻耐於金殿同天殿 六月壬子以汝州龍

山孔叅爲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選爲安遠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二人有行義故也 自趙彥若

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科者帝曰豈朕待之不至邪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旣而孫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竝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行不如所學竝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 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戊辰以淑妃苗氏爲

貴妃克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舊時公

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于是

翰林學士胡宿疏論之不從 辛未遼以魏國王扎拉

為特里袞舊作楊 隱今改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辛巳詔河

北諸道部署分遣兵官教閱所部軍 甲申遼南京地

震赦其境內攷異長編載四月丙寅契丹幽州地震大 壞城郭覆壓死者萬人與遼史所載日月

前後不同乙酉遼主如秋山 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

孫抃御史中丞張昇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

知諫院陳旭言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因

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故以命昇等然卒亦無所進退

焉 王辰知麟州武勘除名江州編管坐與夏人戰斃
道塢而棄軍先入城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